



吳都法乘卷之一

始興篇

法之東漸本以西極先達漢廷晚被吳國明主神僧實始
相得爰勅置對亦賴臣澤自茲以還道化四訖際稱蕭寺
幾 天德述始興第一

吳主亦佛道三宗出吳書載廣弘明集

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
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
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業營立茅

吳江周永年



次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
驗邪會曰帝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見無方吳主曰若
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
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
情大發月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
興故名建寺焉下敕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几年
佛教入漢既久何為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
來至今赤白四十四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
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者并牙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下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道漢政

陵遲兵戎不戢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季老得與佛比
對吾對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
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
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
逸其心學思澹泊享華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
漢景帝以共子老子義休尤浚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
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此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
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
言之實非以對今見章醮酒脯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
云琴琴行之似俗

按陳壽三國志吳書闕澤傳云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少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邠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又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客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云又按裴松之注引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德蓋蜀之揚雄入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臣矣

舒也云觀此見闕生持議折疑為當時所信用如此其對吳主之言視傳教所以對漢明者均為首興大法之功成祖文皇帝御撰神僧傳第一卷之第四人釋僧舍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曰商賈移于交趾今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尤於國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割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造建業營立茆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

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
其遺風邪耶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
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
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固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
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
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
會更請三之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法重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
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愴然有聲

會自往視求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馮于銅盤舍利所衝盤
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
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
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
舍利於錢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
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
是江左六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
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使著不
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棄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
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姪

女郎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
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
由會為敷折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日求看沙門戒會
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
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
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
吳朝至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惟叙報應近事以開其
心天紀四年皓拜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大康元年也
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

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
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
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
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駭逐之會行及門乃語
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
絕既而復有微暝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烏足跨似欲行者衆
議偃其靈軀寘於定步人力彈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
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播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
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富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汚僧藍
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徃謁閩庶使李若初旦日君侯領越

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
且託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謂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
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臨薦席且無脂燭鄰無隙
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足授火
救產之僧自甬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
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播上獻感應昭鑿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
超化禪師

康僧會傳譯經上之第六

釋慧皎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曰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
餘歲二親竝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

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
樞机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
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
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識謙又受學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
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
是智囊漢獻未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
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畫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
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
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

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
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
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象行道時吳
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
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
佛彼之所事豈其道道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
迹忽逾千載遺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
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
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
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請室以銅瓶加几
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
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子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
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
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
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刮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
曰法雲才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錢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擁大嗟服即
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曰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
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
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
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
威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
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机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且不能屈
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
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
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胆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

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之既生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鳥翔而老人
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同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
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
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堂永樂舉茲以明勸沮
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
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
皓使者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甬之間

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祀大神所為即祈祀
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
福不皓舉首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悟其語
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
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
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執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
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
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亮粗不及妙義

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
彌陀經鏡面王蔡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
等並妙得經本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唱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
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遭疾而終是
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
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賢夢入此寺
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
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
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威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

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蕭瑟豈惟令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九黠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
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
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後僧會傳感通一之第十二

僧贊寧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謂大帝初吳人未
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
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
神氣壞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竒骨真梵容也見者悚

然罔知階位時寺網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
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我真體福甬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
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眾議
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疆事
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花灯燭繒綵播蓋果
寔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
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謂闔廡使
李若初且曰吾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
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
謂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足婦夜

臨薦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躡而入其夫旦
入承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
焉屬會昌毀承欣也惟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
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為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
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繡上獻感應貯蠶各赴
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
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
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止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
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

是乎

大明一統志

風俗

尚文尚佛

續圖經曰士類顯名於歷代而人尚文曰僧徒倡法於群山
而人尚佛

吳都法乘卷第二

顯聖篇

像起迎佛，真授記佛身佛像，一是異像來汎海石，不
下墜佛形，維石佛名在背，是三瑞像。吳得其二，時放光明
同佛舍利，述顯聖第二

列塔像神瑞迹，有前序不具錄

沈約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
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
葉

吳江周永年撰

石像銘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机示現無緣之力目物成威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委縣界淞江之下號曰滄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唐綸無甄小鮓布斯九戩常待六鰲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糝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惧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僊職在三洞

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通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滄瀆口頂禮皈依歌明禱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之弗能遠鶩而灵相哉之漸來就浦仰觀神像巍然雙泛非日鷁首詐假龍橋豈藉銀連寧湏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眾踊躍得未曾有復惧金僊之姿非九所徒試就提捧數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祗協慶膺家住近通玄寺乃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

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未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
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
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身中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
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
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觀滅無量罪
免離三途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灵侯奉勅
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耻論
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鑄既鍤是磨是銑睡如
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遥觀十方俱聞說法
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次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
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聖云止尚
追儀於有若楚丘項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
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禳或傳諸牲牷或布在前言或替述
盈耳或壽宮虛置况遠追應身近規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
乃為銘曰

巍々天像堂々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茲螺孕
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象
履氷晨遊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
千輪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鉢嗟爾未俗心王所驅

願浮冰沫命後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渠觀相塵滅聞聲惑祛
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西晉海浮維衛迦葉二石像

千佛篇結集
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而入乎吳
松江滬瀆口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巫
師祝則謂為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褐往祈
並濤涌霧曠逆流遠去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
縣朱鷹素奉正法廼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齊戒者數人共往迎
像於是雲消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
輕如羽未載大車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時舊寺通玄精舍事

源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
堅貞周光采鮮潤駕潮截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即先獲
石像朱鷹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
建禪靈重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像不遠而至協時應机朝士
會議以為宜矜妙眈式影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石等造釋迦文
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盡鑄琢之奇極
金瓊之巧克孚頭相元副幽禎竊惟石性本沉神感則浮越海
適吳隔代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
秘契冥期終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獲二石像
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

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威所造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敬佛篇觀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滄瀆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一人現浮海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危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有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

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啟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觀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

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

劉鳳吳釋傳云今此像在城南開元寺，又有孟非石非木古物也嘉靖初戒壇焚僧夜起爭挈其首有持孟出者主僧怒其不助之出資也投之火予嘗見其碎者作玉色不辨何物其類陶耶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沈疑凝思不慚矧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劫
下金光鏢海涓火宅斂焚炭藥草匪惠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
山坻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軒騎久矣訣親爰不留遲憂傷
漫上情靈意終不溜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黃省曾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劉賢超最闡王銘彌穆抒扣篇前英昭厲
板後業驚縛綿沈掉排兩情光朗徹萬邊迷雲慧矜開世網耀
目捐赤晷無遲鏡綠揚有新烟言投遠公侶湛意坦址前高緇
集寶樹靈會啟上詮稽匝殊妙尊憾謝却累愆育園抗清步咸

若吐勝宣羣相不靡懷金津亮此褰

開元寺禮石佛像

周治

二佛剗外身靈珉資巧匠過去日已淡猶得見好相入吳見晉
年浮海表奇狀人天千載心瞻禮幸無恙初旭耀花敷蕭夜湧
梵放聞見不可思始欲豁諸妄哀哉余下士稽首明天既

石佛贊

釋真可

無際雲濤以為槎並乘光照吳朱家屨經兵火初無恙見聞之
者開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邊中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
首剗那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解說法兩口一舌覆塵剗衆生
荷屎與放尿舌上周旋誰覺著誰覺著眼不見眼見生殺聖凡

一例聽指揮廣額屠兒真猛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指屈伸情
易決淡郎持此往峨嵋魚龍處，生欣悅狹路相逢劉薩訶一
切罪根方始拔

按贊中持此往峨嵋之語當是繪石佛像也

吳中泛海石佛贊并序寄園中曹直指

釋真可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填王金像與誦檀像，設之靈竒
則莫靈竒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金佛不度鑪木
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
浮沉驚濤螺髮繩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竒魚龍悲
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

則金佛度鑪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
真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全者則黃土與松枝皆
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
目緣特此顯現今無量衆生起靈應想，則思，則悟，
則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佛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
道於吳者無緣瞻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
秋空之月無擇蹄涔二如來自茲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
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
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酬願顯靈竒水

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
罪福亦不味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曰苦生覺照覺則物我
忘堯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覩青天魚龍仰
光彩虎兕融嗔顛吳水與燕山十五日皆圓

開元石佛讚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跌坐驚濤中度海達於此若謂石有
心有心則非石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佛吾聞有無法攝一切
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疑惑自斷惑斷凡聖情層
冰覓火焰况夫石與佛何從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於電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皮日休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
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當至
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
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
漁者於滬瀆沙洲上獲之以為白類乃葷而用焉俄有佛
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
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曰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綠冰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
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夢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斜風應不尋閑吹

本集第一句自注云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

奉和

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頃更現一重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裡見不煩西去詣靈峰

本集第二句自注云至今鉢緣有四重也

辟支佛牙贊

釋梵琦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

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劫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起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手捫日月身卧虚空十有八變開豁羣蒙至涅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鎖妙設利羅兩若干顆累如珠頭而墮維道人成得其大牙堅若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躅真熏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教信莫不生福

佛牙舍利讚

宋徽宗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佛牙入內致恭祈

請舍利感應隔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歎何已目以讚
曰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
輪在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佛牙

王煥如吳縣志

靈巖寺在靈巖山即吳館娃宮晉司空陸玩捨宅為寺梁天監
二年重建名秀峰寺叔寶塔感智積菩薩之異稱智積道場宋
興改為秀峰禪院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妃錢王妃資
真建磚塔九成紹興中詔賜太傅韓王其薦先福更號顯親崇
報寺僧智訥重建智積殿本朝洪武間賜今名為叢林寺
永樂十年僧應机修弘治中僧夥而富釀酒千石一旦火自酒

甕中發一寺皆燬後更建一小殿今東向面塔者是旁列僧舍
數楹餘不能復起萬曆庚子五月雷雨大作火起塔中凡木皆
燬而甄甕歸然獨存僧智舍于燼中得一木篋中有佛牙三寸
今供寺中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敬佛篇觀佛部之感應緣

釋道世

東晉周玘字宣佩羨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
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魚忽見金光溢
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
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
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佛膝果

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玳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
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
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息
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下舉家憾悔祈求像至有一
老姥齋詣賣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在此像
遂片光在張家云

失像而光尚下，字南藏作在

盤溝大聖

龔明之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
則拜凶則吉疑是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嘗

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
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素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
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文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
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
以度人也

瞻禮天宮寺善財云是唐塑長尺二寸

徐波

東城留古像西日訪仁祠事蹟徵殘衲日緣捫斷碑樓開彈指
頃相好化人為本色童真妙嚴身瓔珞隨盡形惟合掌迎笑在
披帷面看生動人，欲抱持性靈龕室滿國土草鞋知善應
將來夢傳聞過所期已勝名手畫敢訝法身卑今日焚香禮它

年把臂時

舍利感應記

王幼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裡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二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按隋高祖立舍利塔詔云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

善日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克後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八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已上自
非軍机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
副朕意焉王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
王臣陳宣又按王幼記前文云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
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擅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
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
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
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
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况當為普天慈
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

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
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
造^連蓮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
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
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
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於此日浚心永念修營福善報又
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
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
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

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
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
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
家洒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
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播幢華臺像
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
燒或散圍繞讚唱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
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瞽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
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
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

經文種々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淡至懇切涕零如雨大衆
一心合掌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
子皇帝其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
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
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
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
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
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
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
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其普為一

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
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
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
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淡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
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
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
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世、常得作
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
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闔沙門高捧寶瓶巡示

四部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
為之震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是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
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
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
十七人播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
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齋戒是時內宮
東宮逮於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
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教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
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冒、樂覆髻以語
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冒樂覆髻者果不復

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表奏皆如所言

右二篇乃舍利感應之緣起故具錄於此

應夢觀音畫相

前宋湖州臧達侍親秀州得瘵疾齋素誦觀音經夢白衣人鍼
耳疾遂愈達欲為觀音像祈夢見之一夕夢示行道相達覺而
畫焉所謂應夢觀音是也後得美石令弟寧造像覆以石室今
應夢觀音殿是也開平王來取張氏時寺中以畫相并銅香爐
獻之王不受麾下士取畫相去後為常州范某者得之初不知
其為虎丘物也其母夢一女子曰送我還母問還何所曰虎丘

翌日母視畫像有虎丘字亟令送還舟宿滸墅忽為偷兒携去
有購之者亦夢女子曰我家虎丘送我還其人復以還寺今則
併鑪失之矣

右見虎丘山志乃國初郡人王賓所撰而成化間邑人
鄉貢進士茹昂所重輯也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
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
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
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怖

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也吳興滅達少侍親
嘉禾以療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
青弟寧事鏡刻日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
意取而祈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
相及覺能追之故滅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焉達慶曆丙
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
先者助焉凡舉大緣無能為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寡且寡
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日世情之艱難
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依善樂好施視達所為孰不散所有
以為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日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至潤而金聲寧像之惟相之肖其珪冠纓服圓容麗質世人皆
能為獨行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
能毫髮加損耶若厦屋以為幷幪欄楯以為防限大小之材僞
締構者皆以良石熙寧癸丑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
年九月朔立宇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
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神明虛寂
無相可取上机喻焉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
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為之中隨所建立或具
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為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
已世之佛像其土木
覽金碧丹膜取於所募甚衆而所積且

勤然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弊不旋踵。斯石藏之湖
津融，結成就，浸清潔，雪其体，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甍峻
宇，喬松絕嶺，青蘿白雲，氣象洒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
創制之美。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所謂供養承
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即相論道，而道
不異相，即方丈之室，尋天^尺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之法身，於是
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真耶！元祐丙寅季春初吉

日徐恪記 住山慧先立

大士贊并序

通州狼山紫衣僧契適於祥符年內，因疾日久，藥食無效，乃冥

心發願，³觀^著音詩十章，以求加護。纔及六章，夜夢觀菩薩降
蓬廬中，慈光燦人，由茲而愈。詰旦遂成四章，以足之益，知大悲
願力應念救苦志誠，所懇如谷，應聲拱與。適公非故知，目雍熙
寺廣慈大師光日言其殊勝，遂錄得全。旦夕觀之一心，踊躍贊
嘆菩薩慈悲倍生恭敬，謹率緣刊石於虎丘山石觀音殿，流通
勝事。或見或聞，同生供養，時辛酉歲元豐四年季秋望日，姑蘇
黃拱

金沙池，裊玉蓮馨，殿閣堦堦，盡水精雲化路。岐通萬國，風飄舟
楫，濟群生塵垢。珪璧霜猶暗，衣綴珠璣，月不明。若向險途逢八
難，只勞心念諷持名。

淵智弘慈大辨才端居波上絕纖埃祥光射散千門病甘露傾
消萬國交翠柳變成金世界白蓮涌出玉樓臺我今稽首焚香
禮願向人間應念來

慧炬慈航在世間除昏濟險未嘗間手擎一穗青絲柳身倚千
層碧玉山聲滿諸天常諷誦功圓十地絕躋攀終求郢妙雕金
相時獻香花禮粹顏

方珪坐壓五雲端修竹叢邊舞玉膏施果狄離蒼岫晚獻珠龍
透碧波寒琉璃瓶對珊瑚印翡翠環搖玳瑁冠百寶塔前文石
上天人瞻禮藝旃檀

水百紅鮮耻絳唇尋常侍從有天神整齊紺髮雲千縷端麗慈
容月一輪素舸欲沉威濟物霜刀曾斷福害人世間多少誠心
者智燭惟求照耀身

天花環繞翠雲隨整救湮淪萬類時貴賤若能勤行願死生長
得觀容儀後現昔擲瓊臺角鸚鵡回翔寶樹枝永劫只將權實
化有情皆使入無為

水精盤躍錦鱗魚闕宇淵沈海岼居秀世竹鳴金鸞鷲觀空波
湧玉塘蛛輕明纓絡垂身後重疊芙蓉襯石初曾向夢中潛祐
我燥人儀表降蓬廬

寂照慈威化不同聞聲清淨得殊功指光遠射神龍燭眉彩修
穹帝釋弓寶器曉凝蘭穗露珠衣秋響挂枝風信知萬里從人

欲何患周遊鬼國中

宴坐瓊瑤曲密都感通寧官擇賢愚遍分智慧燈開暗盡洒清

涼雨發枯荷擁夕池鮮五色樹凝春砌瑩三珠波神天女相隨

從虛白光中美大夫

覺源非有等差心物性陶鎔逐淺深昏惑道中瞻月角辨才門

裡聽潮音彩雲輕罩山輝玉花雨斜飛地湧金終擬龍綃圖畫

看供承香火老東林

伏觀適公詩贊觀世音菩薩果應所懇具述於前拱不揆淺

拙謹吟一章同贊聖德

菩薩慈悲行願浚徧遊沙界拯枯沉衆生得度隨形化說法開

送震梵音肩現毫光率土手持揚柳攝群心我今稽首虔誠

禮願賜慈光與照臨

按虎丘山志載此諸詩題為石像大士贊竊觀詩之與序

則詩第為觀音作而刻于石像殿中耳初非特贊石像者

也故今山稱大士贊而次于石像記之後記雖作于元祐

而殿則立于熙寧詩乃刻于元豐是作記在立殿之後而

置像在前故不妨附諸詩于像記之末也

叅禮寒山寺釋迦如來入山修道變容聖相記

周 祇法名 弘相

法華會上佛口所宣成佛以來無央數劫而于周威王八年降

生中天竺國示狹劣相入山苦行凡六年觀星悟道廣說三乘
普度群迷哉体本不生不滅而示幻生幻滅是豈思維心可測識
度量幾像季世率以水土諸物聚沫為器觸火成堅時會密變
器裂顯現我佛世尊入山修道聖相何異虛空粉碎証入不生
滅地法本如是。在當人觸着臂地耳聽孔間慈光照著四體
筋骨峻嶒手指甲肉并。一手托腮一手持珠以至衣紋袒膊
痕消逝泯背虛一穴指竅空洞唇露二齒無言音處示全三十
二相但見烟霞滿目雲山疊翠生氣逼人恍若親觀異哉造物
無私佛亦無心誰能為之弘栢小子偕
獲同叅礼寺僧
秋空等亦復瞻仰不捨各。心思路絕意識不到忽焉廣長舌

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句中無意。在句中三玄三要愈出愈
無窮而終不獲目覩頂相具眼衆生因地一聲便已成佛豈不
奇捷佛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不能證得
豈欺我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王法如
是世尊使便下座天童覺禪師有頌曰一段真風會也麼元。化
母理机接織成古錦春含眷象無素東君漏泄何栢亦頌曰一段
真風會也麼元。化母理机接織成古錦含眷象無素東君漏
泄何

歲在甲戌為 皇明崇禎七年九月十有六月立冬之候當
栢七十有八之年知識不全劍甲銷亡多生劫中一得微善

乃獲躬承非我釋迦如來悲光即世曷克有此慚愧無地敬
為之記

光福寺觀音記

黃公頌

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
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弗
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
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
報夫道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
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啟迪其善心教令既
不足以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

化東陽之獲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曰吳俗之所趨或寓乎物
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目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
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
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
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
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且序其事
云

夷堅乙志內一條

邊知白字公式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六年為太學錄得
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遺家僮致之墳菴前一夕行者劉普曰

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塔以白王僧慧通，難之曰菴中所得鮮薄尋常拱兩三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羅溪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且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公式足成一章曰松羅溪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塔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神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願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未上工然皆紀實也菴曰慶雲菴至今遺址尚存

靈泉贊

孫觀

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產三級紅蓮

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携此二物置之山隈青，之枝其洒此訖遷，之衣其製此哉唯此小湖笑補陀山我来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啜之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此土奉事弗篤百尺頽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惟聖憫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匿瑕磨玷弗昇莫求弗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自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旃一彈指頃超證無邊

按郡志云相傳唐乾符中有沈香觀音像泛太湖而來小湖寺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花

夢石天王像

龔明之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弥勒閣一夕
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宜知之詰旦掘
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
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
明見本朝僧史

夷堅志內一條

洪邁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
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賸錢於藏餅斫
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燼
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揚柳
淨瓶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
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魚化石觀音見周世昌崑山縣志雜記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音像
目供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膳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
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答我守齊拒之女曰假一篋宿何傷守
齊開篋納之遂驚悟迄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
洳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默念與夢合目乞以歸

吳絳傳內一條

劉鳳

沙門異成即普潤法師翻譯之堂築舍日誦法華題曰蓮華堂

又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長山寺法海於至正庚子八月
夢觀音大士顯化於水濱得旃檀像遂盛飾棟宇極其莊嚴事
之甚有靈驗

魚尾骨化佛贊并序

周永年

萬曆戊午平望市民有得大鯪魚斷為數段鬻之於市者
王氏之僕市得其尾烹而食之剔肉見骨有像儼然色如
白石其形立其頂露其目浚其鼻塌其唇朱其髯長其體
豐厚其左手若撫其左乳其右手若撫其右膝其衣袖寬
廣其背隱然若隔衣以露骨者業亦有數刀痕其承足處
有若蓮花座者則已為刀斫斷不復相屬王氏之僕且隨

棄去矣像存王氏永年於今已未春過而見之謹稽首為
之贊曰

我聞諸佛及大菩薩悲憫化現無暫休歇應以何身而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今觀此像是何相若非居士即是長者
佛所欲度倘在是等魚遊江湖業非定殺取魚之法獨無遺術
老在水鄉不能具說漁具諸詩贊歎惡業凡登俎者以鮮為美
必生效之其價乃倍貪味貪財惡乃交濟近多善士亦知戒殺
茅旴戒者鵝鴨等物日所恣啖仍此水族獨不一思雞豕之類
受人養養供人宰割猶極慘痛而以為戒彼居於水自生自育
橫被斯人取以為食豈惟傷仁抑且害義彼食魚者鵜鴟與獮

人與之爭獸心鳥喙往古聖人雖結網粵然奏鮮食以艱食故
既飽五穀何復嗜殺釣而不網儒者所述夜靜水寒垂餌不食
寧此無彼豈直示拙今此異相成於魚骨誰為包裹誰為刻畫
諸佛化身百千萬億今此巨魚是亦其一乃山湯鑊佛已身入
其膾魚者應得何業當念經言出佛身血若見不見若信不信
與聞此事佛說法竟蛤中觀音是一明証又此真像出於魚尾
顯胎是二是一何必更問蓮花座子我願世人臨淵莫羨一
水中佛身常現

南翔寺載鄭虎臣吳都文粹

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熏

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二鶴飛來
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
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
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見題一詩云、曰名寺曰南
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吳都法乘卷第三

半滿篇

康祖舍利全提益拈生公群石聚講罷叅光音旣攝視聽
不遷法待人弘道隨言傳代有翻譯漢晉唐三輪恒一轉
快萃千函述半滿第三

神宗顯皇帝頒賜開元寺大藏經勅

皇帝勅諭蘇州府通玄寺住持僧人如緣及僧衆人等朕發誠
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
以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宜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

吳江周永年撰

眇躬康泰宮壺肅清幟已往憇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
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
特差尚膳監太監趙繼芳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体知悉
欽哉故諭萬曆四十二年八月日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
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
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烏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
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
覺莫淡於實相法華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
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
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周護其前後大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

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
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藏檀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壞即
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
甚遠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瑞光寺藏經院記

劉鳳

瑞光寺昔有藏經不知何時散失至傑峰上人始募印置旋遭
徒醉僧質于他寺管大夫志道與今徒孫某贖回藏于所居院

繫經之獲返皆佛日緣聖果不可無紀以示後人嚴奉無使復
失俾予為記予惟經之曰三藏者經律論也閱五千四百餘卷
者佛之所說為經佛之說法四十九會度人無量曰大乘經則
有般若部及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又有五大部重譯經及
單譯經曰小乘經則有阿含部單譯經又宋元入藏大小乘經
又有西土聖賢撰集經其儀軌戒行曰律讚述功德甚遠密門
又有小乘律五分十誦毘奈耶苾芻尼諸部百一羯磨其諸得
法聖僧所說曰論者有大乘小乘若其曰傳曰集曰實錄日記
曰尊宿語錄義疏代有所益五宗十七世其流別同歸于一然
自是鮮聞嗣法者其講席聽授亦皆泛然無所開悟然則所賴

以傳緒使教不墮地者惟是維^經藏之繫我二祖開基則有所
頒于郡國諸刹者皆有佳本曰北藏其在今南都刊者曰南藏
亦間有小異而茲瑞光之所藏北與南與或宋元與蓋不可知
而亦不知其亡失于何時至雒峰而始獲復備南藏旋亦失之
者魔尚未珍耶今復藉善緣與僧某之力得歸自茲當謹奉之
無致燥濕蠹傷有所損失矣藉佛之威神靈德五顯光照臨之
哉夫法不可滅則經自當無損自昔之違罹豈不有不信罪福
果報欲泯棄損廢之者然旋卒克復而身自罹其殃經無毫髮
損也故願以戒諸緣信凡預聞其法者興大慚愧懺悔往愆以
修後有其有一偈一句當極信受而况可毀謗法輪滅棄經典

以貽無間獄苦哉我佛正信非同戲論期共守之無怠若乃比
丘身服緇衣口耽麴蘖與彼有官乃視之編戶役加殷焉則守
宇安得不頽廢是以敢告請發信心焉則管大夫之意也又聞
經返之夕塔放大光明余不及見傳之里中云萬曆乙未八月
之朔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屬沙門清閒矢謨
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儔功商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
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
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

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二有藏八
百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周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
輪止以扼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閻浮提
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
與此經藏同於閻浮大數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
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
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
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世施達觀隨日而
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
量師又曰與苾芻眾并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啟藏發函
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聲洋充滿虛空上下

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無不歸心恍然
契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
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
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竇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雒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記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
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
依於經，依於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
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
上首暨摩，帝輦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

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獲塔寺印造藏經記

管志道

諸佛以一大事目緣出現於世無問眼耳鼻舌色香味觸珍禽
寶座花塢雲林等項俱作佛事而我釋尊獨號文佛大都以音
言文字作佛事邈其說法四十九年度人百萬億衆所詮三藏
十二部不啻詳矣何以故剎臨五濁惑重塵沙劫減百齡悟須
彈指而世尊目中以難行能行故疾證菩提如是願力入我祇
園流我支那蓋有三難烏雙林示寂不留一字而破顏微笑之
頭陀得正法眼藏垂涅槃結五百大士於耆闍崛山中集世尊
生前所說法阿難尊者尚以漏未盡故擯不得與斯會亘七日

證蘊空而始克尋如是我聞之囑此集之難也自周太史占紫
微五色之祥已知西域有大聖人嗣後雖化人西來劫灰東啟
而教猶未入迨永平之季摩騰法蘭以修多羅五部入招提然
惟四十二章絨諸蘭臺而四部失傳暨士行法顯者流度流沙
抵于闐印度等國得梵本線經律抄雜藏諸書中間如初地聖
人憶華嚴於龍宮五品智者跋耆嚴於天竺歷唐三藏大師徃
返華夷間關險阻而契經稍稱備此購之難也華梵殊音篆
隸代變貝葉靈文孰志而述三賢羅什至勤姚秦十萬之師而
出之龜茲國乃以東土之文譯西天之義繼以流支維陀般刺
彌伽跋陀等諸開士遞相翻譯而秘部顯暢慈閱華文或移梵

義從梵義或室華文必四顧而躊躇方迎刃而節解此譯之難也兼見三難而重以應化之賢聖護持流通肆我末法衆生緣教叅宗熏入大乘種性以不負世尊所垂破塵出卷之喻其亦躍然奮懼然省矣或曰少林印心不立文字何事此喋喋笑沙為余謂不然如來密目難究衆生智量易窮匪藉筌蹄曷覓魚兔悟之則拈草是藥執之則入屑成塵亦存乎其人耳或又疑孔祛行怪孟闢辭淫若儒服而禪語且為之分疏豈獨冒逐塊之訛抑亦蹈代斷之戒余曰出塵求證禪宗之學也入塵濟生菩薩之行也根有勝劣願有淺深總歸性海豈曰相違第釋家以三祇了見道修道之目不免暫捨人倫儒家以一生辨自利

他之業何暇復論且果道並行而不悖此之謂矣嗟夫非通乎權實之變者孰能知之哉吳東隅雙塔寺舊有頌降契經一藏歲久散逸殆盡屬有耆宿德益者叢林中之白眉也追惟古額側焉疚心與徒衆廣求擅越飄鉢而南從白下復造全快以歸蘄為已發未發當發菩提心者作眼目謂余曾獵內典索託勒石以垂不朽余為逆其理如此云

兩過吳城靈隱寺觀見葉經

王叔承

白馬西來萬里經梵文歷亂兩花青薄于蕉葉輕于紙點簡三生夢忽醒

靈隱寺看貝葉經

孫七政

何年灵隐寺松徑到門浚石上看殘貝鶯聲在碧林

靈隱寺觀貝葉經

張猷翼

妙典製超人匠義非翻譯所窺葉之露開仁壽條之門闕慈悲
六地一音輟響八聲三點成伊安得矯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英宗睿皇帝頒賜虎丘山大藏經勅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
安置直隸蘇州府虎丘禪寺永光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
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

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
治之故諭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神宗顯皇帝頒賜虎丘寺大藏經勅

勅諭蘇州府虎丘寺住持通密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
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以諭其由
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
宮壺肅清懺已往懋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
海八荒同歸仁慈善化朕成恭已無為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
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
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此故勅萬曆二十八年九月

初三日

勅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我朝奄有萬邦聲教所覃地大且遠列聖相承廟謨
迭出爰乃恭用真乘助宣皇度廣資福利昭薦國釐故凡
神州赤縣必鼎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詔校修大藏經典至
是事竣頒勅降經於天下寺之暴著者而蘇之虎丘雲巖禪
寺與焉適忱叨蒙上命巡撫京畿賫勅護送藏典至於其寺
當正統戊辰正月望日也主寺暎師目聚緇衆大啟宝函同音
閱誦忱獲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縹帙之整彩燁而光騰
奎畫之妙龍翔而鳳舞疇歎哉然則天章玄文之重奚可不

度而瓊藏所司以帑廩羨餘度材庀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
尺廣九十七尺浚如高函以龕置設供以几案彫繪金碧靡不
堅完於是臣忱謹題曰勅賜藏經之閣後暎師復整衣索
搆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泉亭相峙殿塔
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來江石躋門求識其
事於石余已衰老獲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曷足以應其求耶
雖然師之勤篤愚終拒擲予嘗與焉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
天恩如此之被佛典如彼之全誠曠世盛典其可不書矣乎第
慙拙訥無以昭示後來始述梗槩以復之師嘗奉詔內廷校
經名號字照巖林隱其別號也故云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廬陵周忱撰

藏記

張浚

吳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月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興佛刹本朝至道中華律為禪紹熙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實繼泗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教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僧法嚴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貝葉輝燦焜耀

信士鄒珉月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常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日愛生貪日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闔亂怨滋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曰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

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石室經字

石室蓋應夢觀音殿也穿石壁上刻經九十二行皆宋人所書人各書一行每於行下題注名氏官爵首行觀音經四字其下題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書次行自甫至世凡卅四字題曰秘書丞通判軍州事胡宗愈書其餘亦皆名人徐恪文稱當時公卿墨妙然不知果出衆人之手否耶載之雜志

以俟博識者

右見虎丘山志

血書華嚴經替有序

宋 濂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常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為尊勝欲蕪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煖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廣薄如紙復粉為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体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之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聖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筆以血為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為異於血何各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澄入襟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

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得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日頓憶前事於是親熅五分妙香、雲輪圍結為寶網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花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杖藏上人出身血

嚴飾書此經於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界中普現光明
臺於一，臺中普成師子座於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
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
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
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
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
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億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
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亡法能
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
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
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
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二俱泯此為真見，真見復
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
一時啟

新都謝陞跋曰蘇州半塘寺有法寶二一為善繼上人血書
華嚴大經一為雉兒塔上人血書經後我明宋文憲公序
之贊之據序乃知上人永明師後身而文憲公前身也永明
師直超極樂轉度娑婆西方一大菩薩文憲公蒲散皇敵
宣揚聖諦東土一大宰官上人從永明師一轉而書此經再
轉而終此卷其入母夢時不曰善繼而竟曰延壽蓋挈前日

以徵後果共一大事月緣文憲公豈作誑語乎余一再瞻仰
此經毋論筆鋒道勁行款清勻自始至終不見一毫怠惰相
而血光融瑩漸變金光非永明師一轉後身而能然乎文憲
公序剛事昭替則義了書復標鮮非永明師再轉後身而能
然乎二百三十餘年寺運式微萬曆丙戌汪司馬公遊吳頂
禮瞻仰嘆為希有尋憇焦山宗人汪子建以寺僧來願以是
經權寄肇林精舍暫藉宰官護持司馬肯之且命其弟仲嘉
與約他日寺僧稍能興復仍復歸其原函寺僧亦以維兒塔
寄王居士半偈菴萬曆壬寅曇旭比丘有緣吾土而寺僧孫
徒明德有願還經一時宰官居士開士等並贊成其勝移書

仲嘉仲嘉謹如約此經既還塔亦歸附十六年間彈指去來
楚人之弓延津之劍豈可思議哉檢文憲公集稍差數字在
集乃公定本在經乃公的筆集稱幻滅當是善繼上人別號
而聖壽禪居或半塘寺中藏經所耳茲並識之

右謝陞少連跋載此經去來事甚詳第云永明禪師一轉為
善繼再轉為文憲以文憲為善繼後身誤也按文憲為永明
後身見此經序讚及永明像讚中而善繼之為永明與文憲
之為善繼則未知何據也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嵩鄭淵所
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

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月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善繼者安得為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臂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之謫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經目志其後錢謙益記

血書華嚴經讚

陳寰

半塘壽聖寺善繼禪師於前元至正間瀝血寫華嚴經一部寺僧傳守不忽大明正德十六年辛巳正月虔陽子陳惟明寫半塘澗上人得翻閱一周竊念惟明先世崇佛念不退轉今見此經乃知禪師不惜身體供養諸佛功德如是當得作佛敢頓首翫頌其末第爰欲未離他方去促不能詳諦頌曰

昔佛截肢体能行忍辱故况此大乘典妙義難思議法海四無邊具足諸佛性一放白毫普照諸煩惱惱緣有情有情惟身惜而此大慧師見佛不見我四大本皆空何有於幻血如來真實義天人可信重我今滴血出植此大善本能見諸佛故化無量衆生同證雜華嚴漸得見如來各如經中有此真法相緣知未生前無字亦無血三千大千界普發菩提心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釋真可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為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吉凶鳥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
相哉鼻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知謂之臭味法身
觸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接子
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
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尚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
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為上財施
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
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某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楞伽山
僧某禪人構閣供養永為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所心
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莫^算數知哉末法衆生福

薄凡集勝事多難少易其勉之

俞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劉鳳

東洞庭有寺九而俞塢之興福最名焉成化間僧思復與徒智
勤等三四人自法海來主是寺以茲土所藝植與所喜施大興
棟構遂有殿臺室宇以逮於今日有崇飾則其徒奉教惟謹故
克臻此粵有僧某來請予以藏經久已散佚今獲塢集得完欲
建閣嚴奉之惟賜之一言乘成勝事予惟佛滅度時迦葉奉道
教以入靈鷲已乃大結集命阿難摠集默其異端簡正微謚迦
葉騰空自焚作十八變蚊骨於地皆為舍利如耀山澤傳二十
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為此土初祖其間諸菩薩所造論與僧祇

五分諸戒律及佛所說經名為三藏踰五千四百餘卷予服習
雖久尚茫然無際今歲乃有南北之分其間稍有不同宋元所
藏山寺多有存者墮於庸僧之手故往往滅裂之為人截去餘
綫此又非經之一厄耶然予聞音之纂言者多藏之名山川莫
不朽然竟漸滅無遺惟斯經藏神灵所守護故其傳至今無少
失墜雖經喪亂及欲滅佛者竟不能燬其一字旋即復大興於
時此非佛之能神灵德至顯哉今寺之網維尚能綜葺使三乘
十二分教六度萬行有能荷担大法者求之不遠而得然聞
前代皆有譯經者置院集諸僧傳譯梵文是經在西土尚未盡
來即今我斷自舊所傳無復益亦無復者者宿語錄入藏者是五

宗十七五之後高峰天如外遂無聞焉將有智人後閱不肯見
耶將羣魔方競出以撓亂我法耶予求法頗力願不能遠適叅
請所見一二雖極所皈心而皆捨我去惟孤守經藏句身文身
之義爾僧乃能同我見守護若救頭然圖建閣以藏垂之永久
夫佛法未終替萬五千年之期尚未至則當有得法者作且今
名山大剎岩居穴處者豈無得心印禪定不起人無自而知若
今藏經於閣其庀材執垣令辟檝榘藥格塗墜墜慢度函惟罄
竭所有以求底濟若宰官長者有所助亦惟信心實無有福德
是名福德予勉徇僧意為之題如左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然若是侈也至晉宋周
隋之間鳩摩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
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
切以洞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歧其
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盛益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
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部分甲
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
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
然若揭日月而一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得於
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

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
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
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者何也豈其言皆足
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得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
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
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援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如蘇別邑梅
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
老道綱始募眾緣為之綱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
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
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

惟轉輪藏備極雕刻綵繪之現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繳福
悔過者一皆效誠於此吹蠡伐鼓机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
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好嚮矣然邑民瘠而
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
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日請
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
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
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目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嘉
綱之勤而已也

血書法華經報母

釋智及

筆底紅蓮朵，開長名真法供如來。指端瀝盡娘生血，全體何
曾出母胎。

血書華嚴經

前人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烟水盡成血。毗盧樓閣紅雲湧，帝綱山
河赤熾開。十指頭邊獅子吼，一針鋒上象王回。有無功力難思
議，直得腥風遍九垓。

繡字金剛般若經

前人

般若靈文宿有緣，等閒綉出喜功圓。銀鈎鍊畫分行草，玉線金
針顯妙玄。兔子懷胎皆剎法，蚌含明月匪真詮。金剛正体堂上
路，錦上添花五色鮮。

血書法華經

釋文珣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中吳清信士顧福敬誦妙法華一萬部復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真精進非是真精進是，名真法非是名真法須知真精進真法在未啟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鷄子已過新羅矣遽然一兩一菴諸尊宿聲倡以讚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恁麼批判在裡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蠹

題血書法華經

前人

練川諸正智刺血為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拜請題其後目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乘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為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錐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劍去久矣

血書華嚴經

前人

經云剥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是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是法耶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是法耶若是靈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不

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善知識為善財所說
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中吳利濟比丘聞詔嘗典藏靈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
父母劬勞之恩余因獲觀遂為書於卷末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前人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止其友
胡本澄為續書完復來渡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噫張子乎前
身書楞伽未了再生續書酌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楞嚴未了而
止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勞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使
成真脫矣本澄實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掛劍墓樹安可同日

語哉

束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前人

金剛般若若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
尚超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况書寫受持讀誦者乎吳
門伊蒲塞束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淡信般若可知矣觀者
謂為必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
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間取兜率慈氏

跋獎公墨書華嚴楞嚴

釋真可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高
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帝怒坐及三千

僧皆遠充軍隆公特往京師願焚身贖衆僧之罪帝允之
勅有司設道場嚴侍衛公躍然登之身將半燼烈焰中猶手書
風調雨順四字囑內使曰俟天旱焚之後果亢旱帝焚之即
沛然大足帝曰此永隆之雨也嗚呼隆師血書華嚴法華二
經時初無求效之心及焚身之際火光中露此三昧使天下千
古仰而戴之當時道亦賴之大振皆自心不欺之力也今去隆
師二百年尹山復有僧明煥者墨書華嚴楞嚴各一部雖用墨
不若用血然其最初一念不欺之力未始不同也予登峨嵋道
夔之萬縣見一老僧書華嚴以精懇虔篤不竟暗中書經連旦
偶隣僧說破即不能書楞嚴曰目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我者隆師焚身之際火光亘空與夔之
老僧暗中眼光不昧皆不明自發之光也照上人書經時能猛
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熾熏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
人當勉之

書經發願文經入茅芽鍊塔

釋真可

我父生兮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兮我未歸一坏之
土誰掩首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丘山劫壞終有
崩劫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功德難思議南無
妙法蓮華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累業頓謝生
佛國見佛聞法証實相如戰有功得髻珠願我亡父持此寶遍

照十方燭瓦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耐至德
無所從慶我離塵為佛子後思婦人媼業重堅固難拔等須彌
須彌可傾媼難斷津梁若海須聖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光戒
殺後淫欲先淫後設殺惟撈嚴是故報恩應仗此南無上撈嚴
呪消母淫業如天風片响之間不可得戒珠清淨光無缺見佛
聞法得自心一切萬行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
出若何况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
亦永無地壞風鈴宣說皆呪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自緣
若至時普放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目此孝心得菩提
一燈傳至百千灯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証知護法人

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呪願護此經如護
眼在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書經亦如是我若
成佛報汝恩如我今者報父母

跋慧慶中公血書法華經

釋廣印

半塘寺血書雜華蓋三生緝於一手吳中希世寶也慧慶象通
半塘中公欠膚書法華現優曇於十指與雜華媲美智覺為不
孤矣然法華雜華皆從佛口生茲以通身遍身說之何異古人
背手推出枕子乎觀者試觀捕着

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跋

姚希孟

丙寅初夏宿龍樹菴中與西厓恒宗諸師談一切法空机鋒甚

暢頃之坐斗室中持呪為飢蚊所咬獲腕作楚如被利鋸不能
自持為之啞然失笑此小小痛癢耳便不能空，何在乎人謂
刺血書經者僅從指端出濡縷與剔肉折骨復異不知衆生顛
倒惟認此革囊為我戀不能割若能從此猛下鉞鋒便是金剛
經掃除四相之第一針亦如來為歌利王割截身體之真種子
也故從功勳位中言則與然身然臂供諸佛菩薩者同一莊嚴
若能刺血不作血想與滴水和墨蘸筆舒紙同一等閒便從指
頭微細孔中開一人天法眼染着側理有如天半朱霞雲端
赤電即珊瑚火齊閃爍寶色不足為喻而何有斑斑血痕乎請
以此似月印上人四月廿七日目先慈文太君小祥集諸師于

風樹堂作佛事月上人在會為跋數語

董其昌

余昔為雲栖大師碑文曰行在梵網經志在報恩經時人以為
實錄蓋雲栖以孝思發願故也今觀月印禪師血書此經皮紙
骨筆不見有身相景灑以後僅一見之當有舍利於毫端涌出
起塔供養諸佛菩薩歷劫無盡

陳繼儒

革履中血自無始以來幾成大海穢腥萬狀今刺寫(血)經一濡
一縷皆攪得醍醐相似四大可磨滅此經功德歷萬劫決不能
磨滅也展經之頃不覺艸木山川色，震動誓願猛裂裂乃如是

耶

姜 堅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尤也非大願力非深
心慈豈能積成卷帙使人於一展誦間知皮肉髓腦盡屬可捐
陽燄空華揔無足戀於區、百齡俄頃見歷、三身顯現不死
生僅同蟬蛻而譽誹等是蛙鳴乎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
劫雖欲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韓 敬

宋學士為壽禪師後身補書華嚴一卷此血濡縷足攝儒釋二
宗始知斷臂剗頭未是報恩矣義今月公以毛孔針芒湧出天

龍五藏計運毫承腕之處天雨不霑髮華飛繞願海所極我肩
大士當引手天際豈獨永明彌陀含笑安養耶願讀學士書者
認此光明一紙

趙官光

頭目髓腦何者非菩提資糧天地水火何者非無明遮障六道
得生入天、復付與知見遭逢有佛世界中得無上妙法即折
骨濡血有何吝惜月印苾芻有解於此出指端甘露書經五大
部經文所謂千生萬劫虛生浪死惟此一生是真供養

汪 遠

常悲身外物割及如血肉古德乃勇猛身首至不惜余方駭希

有師視若平昔三乘四部文指血日涓滴遂令廣大心化為百川溢豈知金剛身非損亦非益筆鮮氣尚生紙枯色將碧理性與絲絲縷周身脉莫但觀同水破作西江吸要知同一雨普潤無所擇金山老僧書夜光仍四壁雄塔亭石函沈煩兩世續何如墜指頭已盡百千億彼增上慢者五千同退席願堅祇受心欢喜無終極

胡汝淳

現法之空云何迦文四十九年舌散耳聾現人之空云何阿難如是我聞巖西流東誰解空法我知即是書寫受持讀誦講說誰解空人我知即是刺舌劈指濡血燃身不然指節非隴糜幽此身中血非花上露則知紙劄所抄語言是文非法亦非法如何印公以一毫力成五大部來諸天龍空無不有有無不空此則善解空有之紐也善住道人禮拜讚歎說是語已乃還其經

王志堅

衆生自有識神以來骨節高於毗富羅山身所出血過四大海乃于此生寄寓之幻軀恠惜靡所不至可謂愚矣月印上人居酒肉歌舞場中能賴血寫此經作大苦行是為尤難公蘭若相去不遠百武有古德華嚴金華學士所補書在焉此經可與媿美余何幸得並見之

李之椿

虎丘為一片清涼地幾為烟粉絲肉所仇然而忍草慈雲未嘗不在余隨家君宿綠蔭堂得清月公手書血經百四十有九卷而因有暢於忍與慈之說也不忍不能空諸一切不慈不能育諸一切刺血是心即心是忍傷心是血即血是慈請問月公還是心上証如來還是指上証如來當應默然無語慈忍俱通

李流芳

書寫一經半偈功德無量何況刺血寫經積至五大部實為希有之事忘身為法我法并空無可言說但有讚歎

陳元素

是五大部版冊流通遍滿天下何煩手寫縱須手寫碧松之烟丹砂之末皆是濡毫而必指尖天刺絲縷血一點一畫一波一磔積至一行乃至成卷盈一百四十有九當刺寫時我佛如來毛孔光中悉見悉知應大悲愍乃寫經者惟知有經了無痛覺蓋彼發願寫是經典先捨是身何況縷血以此臭穢穢化為神奇報生身息即報佛息我身所有悉是經典凡經中字字歸我并此血本亦當捨却捨血本者亦復如是

周永年

血之為物以榮膚髮以養筋骨滋長染業刺以代墨蘸以書經淨日淨果一時俱結繇是而現染淨二法初無常性惟人所轉

生公之石開法點頭無情山肯得佛心髓澄公之筆滴血濡縷
無窮法水屬君手指從一點畫至五大部行三字其數凡幾
為出佛口為出君手為無間說為無復說清書經者略為我答
我作是言護口不迭

題月印上人血書五大部經

釋法藏

指端一劄血滔天五部何曾有一言刺得金椎鋒透點要君拈
出向人前

釋大臈

法雨法雲何物化血流遍滴太虛空龍華會上重開展爛熳千
函映日紅

釋傳燈

昔天竺慈雲大師發願偈云折骨出經等妙高忘軀為法周沙
畧是則刺血書一大藏經亦不為多矧五部大乎然余第能以
三寸舌流通大乘於月印師能無愧乎獨有合十頂禮懺悔而
已

釋明河

衆生豎執我相寶惜身血一滴不肯捨即鍼點蚊咬有耐不耐
况與刀接况接之不已以至五大部經月印兄可謂希有矣遠
種勝目克成佛果誰有智者而不為此世人執我寶血終歸乾
鱉不過為荒塚燐火夜晶而已安得如印公此舉放光動地

我

釋正性

昔我天台智者大師刺頂門血和五色香烟手書陀羅尼經永
鎮修禪間有大力之者欲擄置海南非本願力龍神勿與也今
吳門月印師刺指血書五大部其本願力真與金地老人同一
宵縈永為虎丘常住龍神護持我願亦當如是

奉釋典諸部經於小祇園藏經閣中有述

王世貞

方廣宣妙覺總持諦真乘白馬叶休期金人聲奇禎傷我末教
日聖澤漸以凌冥跡蹈恒河狂飈吹慧燈我友修淨業慷慨惠
函經莫必具錫磨居然一摩騰小果固有漏法施良足憑雖靡

布金田幸依化人城蒼松雲瀟々修行風琮瑋層閣臨廣除迴
流激清冷闍婆陳天樂龍藏鬱飛騰中有慈悲相恍發妙音聲
玉笈啟湘縹流紉染翰青衍拂貝葉端自然蓮花生如日懸中
天萬象借光明稽首兩足尊發此希有誠破除諸疑網摧伏群
魔兵前目獲心通後果希勝增願以一切智迴施一切情熾嗅
西逝梁金篋導前行九曜同超解怨親歸合并執離文字間猶
為道所增曹溪倘吾許筌蹄詎堪徵

墨書法華經

釋智及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矣倒虛空多宝塔驚翻露
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宝所親登定不差朵々青蓮毫末

現腕頭餘力更堪誇

寫塔童子

錢希言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緻密分明其下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蕩口華氏

敬法篇之感應緣

釋道世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烟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惟有經字竟不被燒甬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月覩於後具自言之

右出真報記

題金剛經塔

釋真可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鱗、曳、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水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雁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宝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闕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

為基不生用處為用世尊未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鑿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
此塔當机电掣豈無毒眼淚見鞭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
經余竊有喟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
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
燈球恠而撥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
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跋趙凡夫篆書金剛經後

鄒迪光

金剛一經大寶真福故世好誦亦好寫然書者河沙而能書者
帝青寶至於篆體則絕不多得矣凡夫善篆而此書更屬精嚴

必有青衣童子自化池出現手摩隄廩助之何可思議

吳都法乘卷第四

應現

竺國吳邦執則異地示有沒生無去來際今古異時聖凡
異位誰則一如了無進退非顯神通非恣遊戲有大因緣
乃以身至述應現第四

智積菩薩殿記

孫觀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成有異僧負鉢囊
以入懋殿廡下長身鰲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索筆墨
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

吳江周永年撰

無几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
於是道俗奔走來覲稽首皈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
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因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
引至卧内僧索杯水喫之一喫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
牒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也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
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
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
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
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国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
中文老之口見於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

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
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
有殿在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
老智納飭其徒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棟雄視一方像設中巖雲
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
納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趨出沒生
死莫覓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
龍負斂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
悼奔喜投依歸命齋心悔過五濁厭離如鷓雞出湯欣慕至道
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

施造種々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屹肯所藏傳衣所寓在々處
、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々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獲林
大士泗州僧伽靈巖智積皆是也納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
服月異凡所建立人功成之隆樓閣穹堂廣々我編准吳
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智積菩薩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泗州僧伽
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曰彼已有人矣由此名題有
一貧姬慕其行嘗持角黍為供積受之姬因得度至今上巳日
號智積誕辰聚數十百姬為角黍會

右姑蘇志人物類中所載如此而附註其下云梁天監中
靈巖山初造寺云々則仍如孫觀之說若寺觀類中則直
據記文以叙興建豈亦以所傳互異故兩存之耶

又按此段純用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中語

鑿師載姑蘇志

鑿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鑿師詣生曰汝
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鑿師負笈告去曰吾廬於
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
故來告別然若越尉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
僧鑿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鑿者生始疑異至西廡下乃有

群僧畫象其一狀類鑿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
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宣室志

道鑿傳感通一之第九

僧贊寧

釋道鑿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厯下靈巖山寺踪迹神
異不測僧也元和中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
自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目相與
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於東越守務治裝鑿負錫來告去
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鑿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
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
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

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
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鑿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
無道鑿馮疑異默而計曰鑿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
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鑿師貌同馮大驚嗟鑿師果異
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字題云馮氏子吳郡
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
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
山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
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厨借筆研僧象皆不留意詰旦僧
徧搜索而止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黑眉長

且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拳倚右肩之
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衲袈裟臂環大珠徒跣象見驚懾
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清福禳災者或於晴夜
殿中拈窠間有行道聲由是鳥雀不敢污踐簷楹之間矣然則
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有道
好食芡粽疑是醒者翌日持策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
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滷之吳人謂之芡粽也唐先天二
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
索水器含啜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
尚居處何寺答曰負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即君為官江表

望入寺相尋斯頃已去未久調補尚書祠部郎續遷桂州廉使
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
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
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唯知陸捨多數萬備
香火之資却由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娑添
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停人勸令禮懺
別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
夢醒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浚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命
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
通七年蝗災甬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

物百姓得惶莫能為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
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眾當詣闕乞鐘
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頭陳鳴託及正
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誅蘇州靈巖山寺其
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回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
曾來司內計會僧鐘也然吳中極彰灵异且不測厥由曾有梵
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
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為同也州
曰歷下姑蘇遇者曰陸与馮此為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曰

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
怪差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
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時邊亭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議
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之所傳聞異辭也

寒山拾得傳

附見感通二之
第十封于傳後

僧贊寧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
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
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眾僧殘食菜
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
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

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
辟氣宛有所歸于佛理初問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
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
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
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礼風狂僧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問丘復
往寒巖謂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
入巖石穴縫中復日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
昔無踪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
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
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為

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出石句歷然雅体今巖下有
石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遂尋之
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
此封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
灵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灯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藥而
食復呼僑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灵
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内滌器洗濯纒畢澄濾食滓以
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鳥
鳥所取狼籍拾得以杖扑之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

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
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申牒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
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咏呼天
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
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出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
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止僧法號
牛各應聲而退舉衆錯愕咸思改泔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
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
中
系曰按封干光天中遊遨京室知閻丘寒山拾得俱唐宗朝人

也柰何宣師高僧傳中閻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閻丘序記三人
不言年代使人問焉復賜緋乃文質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
閻丘也又大馮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
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
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為隱頭不恒耶易象
有之小狐汜濟其此之謂乎

寒拾事與封干傳相出入仍節略封干傳文錄于後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
兆行化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日寒山子曰拾得多
於僧厨執爨之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体解亦甚顛狂糺

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閻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
疼差甚匠工寡效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召來謁使君且告之
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頃覺体中頗佳閻
丘異之乃請于_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閻丘
曰此菩薩何在曰因清寺廚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
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
僧道翹對曰封于_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閻無人止有虎豹時來
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閻丘入干房唯見虎跡
縱橫乃入廚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炉之狀閻丘拜之二人連
聲咄叱後執閻丘手褻之若嬰孺呵_干不已行曰封于饒舌

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傳又云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史官作封疆之封閻丘序
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景德傳燈錄文與此詳略微異不復重錄

按姑蘇志云寒山禪寺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嘉祐中改普
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拾得嘗止此故
名然不可考也竊以寺名寒山况有其故應化醒賢隱現
不恒一封干也既可天台沒而京兆出則寒拾也安知不
石穴沒而楓橋出乎故於此應現篇中亦具錄二人本傳
徵厥行履至其語句尚有載在五灯會元者不盡錄

千歲寶掌和尚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目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礼普賢由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之玉函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建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是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忝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鄒峰登太白穿雁蕩盤礴於翠峰七十

二菴回赤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及飛來栖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宝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礼曰龔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

金浮郎持徃秦望山建窠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矣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
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右五燈會元西天東土應化聖賢中所載如此雖第曰如
吳不言其嘗遊止何所然吾吳要亦是和尚過化之地矣
故具錄其終始



